

第六期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总主编 乐黛云 杨慧林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World Literatu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六期

主编 陈跃红 张 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 6 期 / 陈跃红, 张辉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1-25227-7

I. ①比… II. ①陈… ②张…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世界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 I206 ②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6732 号

书 名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六期)
著作责任者	陈跃红 张 辉 主编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22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1 印张 280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编者的话

陈跃红 张 辉

本期刊物送达读者手中时,正是2015年新年。在致以新年问候的同时,我们想首先邀请各位一起阅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 Steven P. Sondrup 教授供本刊的英文特稿 *Poetr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ifts*。

gift 既有“礼物”,也有“天赋”的意思,Sondrup 显然巧用了这个词的多义性。对他而言,诗,乃是真正的礼物,真正的天之馈赠。接受这样的礼物,需要诸多非同寻常的禀赋。而最重要的禀赋,不是别的,乃是向他者开放。唯有向他者开放,我们才能不仅超越既有的生命与语言限制,而且能够领悟自我所处世界无法完全包含的、另外的可能:真正的诗一般的可能。

这,无疑触及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之所在。

本期“学术焦点”上的4篇文章,来自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延边)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从研究范围来说,这些文章都与翻译有关,但严复、曾朴和郑超麟等人的个案,却让我们再一次理解了拥有“他者”的意义乃至魅力。刚果,是法国人纪德的他者;纪德是“少共”党员郑超麟的他者;雨果是曾朴的他者;《群己权界论》是 *On Liberty* 的他者;中国是德国的他者;甚至东德也曾是西德的他者……有意思的是,他者,并不真正外在于大写的自我,而甚至是理解自我、表达自我、塑造自我的必要前提。没有他者,何来自我?问题只在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究竟是马丁·布伯意义上的“你与我”还是“你与它”的关系?

此外,长期被中国学人忽视的“新古典主义者”戈特舍德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文学主张?萧军《八月的乡村》与“普罗文学”到底有什么联系?当代批评理论与神学有什么关联?本期同样邀请大家与几位中外作者一道思考这些问题。

关心中国比较文学全面发展情况的读者,也请关注“学术动态”栏目中关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组织机构的变动情况。新的一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已经产生。在这里,本刊要代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衷心感谢延边大学的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为成功举办第11届年会所做出的努力。下一届年会将在地处中原的河南大学举行,让我们翘首以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将一如既往地记录和关注比较文学同仁的学术成果和学术交往情况,见证中国比较文学活生生的历史。

目 录

编者的话	陈跃红 张 辉(1)
------------	--------------

学术焦点

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旅	
——郑超麟译《冈果旅行》研究	吴晓东(1)
作为“历史存在”与“翻译主体”的译者	
——从译者曾朴说开去	马晓冬(14)
试论严复的“名教”观念	
——以译本《群己权界论》中的“名教”一词为个案	成桂明(25)
译介背后的意识形态、时代潮流与文化场域	
——中国当代文学在两德译介的迥异状况	谢 森(39)

批评空间

[本刊特稿]Poetr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ifts	Steven P. Sondrup(47)
穿越时空,仰望伟人	
——纪念莱蒙托夫 200 周年诞辰	顾蕴璞(52)
理性的诗学	
——试论戈特舍德的诗学理论	王 建(59)
“秘索斯”与“逻各斯”的共生之环	
——古希腊哲学的一个考辨	胡继华(71)

异邦新声

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和“普罗文学”传统	鲁道夫·瓦格纳(89)
当代批评理论和西方神学:以 Kairós 为例	罗兰·博尔(99)

青年园地

文学史书写中意识形态的对垒	
——评晚期浪漫派诗人艾兴多夫的《德意志文学史》(1857)	陈 曦(114)

宗“无”悟“空”

——保罗·克洛岱尔诗学中的道禅美学 黄冠乔(124)

学术动态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东日(137)/“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东西对话”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 宋旭(141)/“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讲座”第二十与二十一讲纪要 王晨晨(142)/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2014年年会暨学术年会纪要 岳峰(144)/东方文学研究:传承与创新——第六届全国研究生东方文学暑期学校侧记 林丰民(148)/“跨文化话语旅行中的巴赫金”国际研讨会暨《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首发式在南京大学成功举行 汪磊(151)/跨文化论坛2014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戎女 秦晓星(152)/2014上海艾米莉·狄金森国际研讨会综述 张珊(154)

新书快递

历史叙事中的修养小说及其诗性阐释

——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 林 佳(158)

极具活力的批评力量

——评《当代美国女权文学批评家研究》 周 铭(162)

稿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学术集刊)稿件体例 (165)

Contents

Preface Chen Yuehong & Zhang Hui (1)

The Destined Journey: A Study on *Voyage au Congo*

Translated by Zheng Chaolin Wu Xiaodong (1)

Translator both as “Translation Subject” and

“Historical Existence”: Zeng Pu Ma Xiaodong (14)

On Yan Fu’s Concept of “Mingjiao” Cheng Guiming (25)

Ideology, Times Trend and Culture Field Behind Translation: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 Xie Miao (39)

Poetr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Gifts Steven P. Sondrup (47)

Looking up to the Great Man Through Time and Space:

In Celebration of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Lermontov’s Birth Gu Yunpu (52)

Poetics of Reason: On the Poetic Theory of Gottsched Wang Jian (59)

Co-existence of *Mythos* and *Logos*: A Critical Inquiry into a

Topic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Hu Jihua (71)

Xiao Jun’s Novel *Countryside in August* and the

Tradition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Rudolf G. Wagner (89)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Western Theology:

Taking “Kairós” as an Example Roland Boer (99)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Benea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Eichendorff’s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Chen Xi (114)

From Nothingness to Emptiness: The Taoism-Zen Aesthetics

in the Poetics of Paul Claudel Huang Guanqiao (124)

Information (137)

Book Reviews

Bildungsroman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Its Poetic Interpretation:

Gu Yu’s *Deutscher Bildungsroman* Lin Jia (158)

The Energetic Critical Power:

Contemporary American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s Zhou Ming (162)

Call for Papers Editorial Board (166)

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旅 ——郑超麟译《冈果旅行》研究

吴晓东

【内容提要】 非洲对纪德具有重大的意义,1925年的刚果之旅构成了纪德“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旅”,问世于1927年的《冈果旅行》,如实记录了纪德对陌生异域风景所表达的惊奇,呈现出一个寻找差异性的“看风景人”的形象,也隐约流露出一种非自觉的文化优越感,提供了难得的欧洲白人观察非洲殖民地的视角。而当纪德目睹了殖民者的暴行以及殖民地人民的悲惨与不公之后,则激发出纪德对法国殖民者的愤慨和对非洲土著的同情,进而致力于探讨黑人贫困和悲惨的制度性原因,也直接促成了纪德的后期思想的一度向左转。

《冈果旅行》于1940年5月由郑超麟翻译成中文,汇入到纪德持久影响中国的历史轨迹中。在译笔方面,郑超麟忠实地传达了纪德的文字特点,也使《冈果旅行》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

【关键词】 纪德 《冈果旅行》 郑超麟

The Destined Journey: A Study on *Voyage au Congo* Translated by Zheng Chaolin

【Abstract】 Africa means a lot for Andre Gide. The journey in Congo in 1925 is *the destined journey* in Gide's description. In the book *Voyage au Congo* published in 1927, Gide expresses surprise at the exotic atmosphere as a white European who subconsciously believes in cultural superiority. He acts as a man who is looking for differences in his journey for the new landscape. However, when Gide sees the outrage of the colonists and the miserable life of the colonial people, he feels angry and tries to figure out what makes this happens. His political opinions tend to the left after this journey.

Voyage au Congo was translated by Zheng Chaolin in 1940. Zheng Chaolin truthfully represents Gide's style of writing. His Chinese version influences the Chinese people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Key Words】 Andre Gide *Voyage au Congo* Zheng Chaolin

纪德(1869—1951)的非洲游记《刚果之行》^①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几个译本。而目前所

^① 纪德的这部刚果游记通行译法是《刚果之行》,本文中主要采用这个译名,只在涉及郑超麟的译本时称《冈果旅行》。文中所引《刚果之行》中的文字,除了另有说明之外,则均出自郑超麟的译本。

能看到的最早的译本是由郑超麟(化名绮纹)翻译的这本《冈果旅行》,1940年5月由上海长风书店出版。

纪德的《刚果之行》问世于1927年。此时纪德的世界声誉已经如日中天,恰如有研究者所说:“他被美国流行评论家评价为与普鲁斯特、乔伊斯以及曼恩等人齐名的作家。法国二三十年代的主要作家几乎都视他为杰出之士。即使在国外,他的作品也得到了国际大师级所应得的重视。他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公众的话题和杂志的专号。”^①但正是此时的纪德,也酝酿着人生和思想的新变。直接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纪德始于1925年7月的非洲之旅。

—

非洲对纪德的人生历程、思想发展以及创作实践的意义,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他一生中有过多次非洲之行。早在1893年纪德24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北非之旅。随后的十年中又有四次非洲之行(分别是1896年、1899年、1900年和1903年)。对青年纪德来说,这是一块交织着神秘、恐惧、光明与期待的大陆:

非洲!我重复着这个神秘的字眼:我用恐惧、令人着迷的恐怖和某种期待充实着这个字眼。在溽热的夜晚,我将目光热切地投向某种咄咄逼人、充满光明的许诺。^②

纪德的中国研究者张若名在发表于1946年的文章中则从人生观的高度来评价纪德青年时代的北非之旅:“成全纪德的地理环境则是非洲,非洲是他的再生之地。他从非洲旅行归来之后,才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③在张若名看来,非洲之旅,正是调节纪德生命、心灵与艺术灵感的一次必经过程。而通过异域旅行重建自己的生活、调适自己的创作状态已经成为纪德惯常采取的方式和手段。

1925年的刚果之旅也同样可以看成是纪德重新获得激情和灵感、重新建构自己新的生命形态的必然之旅,如一本关于纪德的传记所说:

纪德时常对自己灵感的枯竭感到痛苦,他试图强自己所难,或者在旅行中逃避内心的不适感。

从1925年起,直到生命的结束,他完全呆不住了,他将生活在抵达和出发之间。他在巴黎的那一套狭小的住宅“瓦诺”总是塞满了手提箱和几乎未打开的行囊。他的身影相继出现在赤道非洲、苏联、马格里布、近东、德国、意大利、英国……他去远方寻觅什么?他在《刚果之行》的第一页里回答道:“到了那儿就知道了。”旅行既是逃遁又是创作的替代品,满足了纪德最大的需求,即与有待认识和爱的另一些事物和另一些人……不

① 林如莲:《超越障碍——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张若名:《纪德的态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70页。

② 转引自[法]克洛德·马丹:《纪德》,李建森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98页。

③ 张若名:《纪德的态度》,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99页。

断有新的接触。^①

纪德晚年的一系列域外旅行,可以说正是从1925年的刚果之旅开始的。

而1925年的这次刚果旅行,则被纪德同时看做是“老年时实现的一种青年时的计划”,他“立志做这冈果旅行”“有三十年长久了”,刚果旅行甚至被纪德看成毕生中命运的一部分,恰如他在旅行之初所写的那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迫得我非做这旅行不可。”

《刚果之行》主要由纪德的日记组成,日记从1925年7月21日——他乘船出发的第三天——记起,到1926年的2月20日止,历时整整七个月^②。根据纪德日记所记载的旅行路线,他是从法国本土坐船,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于1925年8月9日抵达刚果河在大西洋的出海口,然后沿着刚果河上溯,8月14日到达布拉柴维尔(《冈果旅行》中郑超麟翻译成“布拉萨”),10月17日到达中非首都班吉(《冈果旅行》翻译成“邦季”),此后深入非洲内陆,按纪德的话说,才“真正开始旅行”,也从此开始真正接触和了解到法国人所谓的“黑非洲”刚果——法属赤道非洲在殖民者统治下的残酷真相。

在8月9日进入刚果河这一天,纪德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跳跃得,仍然同二十岁时那样厉害。”最初踏入刚果土地,非洲大陆带给纪德的,是令他亢奋不已的新鲜感以及自我更新的欣悦与陶醉:

起初一切都迷了我:气候,光色,树叶,香气以及鸟底歌声,都是新的,在这中间连我自己也是新的;为了过于惊奇,我遂无话可说。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我毫无辨别地赞美着。在陶醉之中是不能写什么的。而我是陶醉了。

如果说旅行所禀赋的固有的特质是一切经历都在转瞬即逝,那么纪德所企望的,正是“爱那转瞬即逝的东西”。流动的异国风景首先成为纪德旅行中的挚爱。

纪德所有的游记都在对旅行中的一切陌生的风景表达惊奇,“惊奇”也由此构成纪德的突出品质,使他更像一个智者:“智者,即是对一切事物发生惊奇的人。”^③刚果之旅伊始所呈现出的纪德便是一个惊奇中的“看风景人”的形象,“风景”也成为这部游记的最初的关键词;令人着迷的风景,正是纪德在非洲追寻、观察和描写的主题之一:

交替着的单调风景,仍是很能感人的,我几乎不愿离开它去睡午觉。

醒来时,景致是最美丽的。

最迷人处就是其中暗晦的神秘。

小村子如此之美,如此之奇,我们好像在这里寻到了我们此次旅行底原故,好像进入了此次旅行对象底内心。

“暗晦的神秘”以及“对象底内心”这类的措辞,都可以看做是纪德关于自己的风景观的具有暗示性和自我指涉性的说法。与普通的旅行者和观光者不同,作为作家的纪德,在风景背后

① [法]克洛德·马丹:《纪德》,李建森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203—204页。

② 紧接着刚果之行的是纪德的乍得之行,并著有游记《乍得归来》,于《刚果之行》出版的次年(1928年)问世,乍得之行的时间由1926年的2月20日始,到1926年5月14日踏上回法国的归途止。

③ 转引自盛澄华:《纪德研究》,上海:森林出版社,1948年,第39页。

试图窥见的是风景魅惑他心灵的那一部分,是风景与心灵的契合,是“对象底内心”,是“暗晦的神秘”,是风景对作家心灵和文学灵感的滋养。风景构成了作为作家的纪德心灵探险的一部分。纪德的一系列游记由此也表现出与一般游记的差异,更多纪德的观感、心理、心灵感悟,堪称是一次次心灵之旅和哲思之旅。

但是仔细审视纪德对异域风景的态度,会发现纪德执迷的是对差异性的寻找和关切。尽管法属刚果是法国的殖民地,但对纪德来说毕竟仍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异”的国度。纪德的域外旅行,正和英国小说家毛姆在东方中国以及康拉德在非洲刚果,或者纪德的法国同乡如画家高更在塔希提,以及记者、诗人和小说家戈蒂耶在伊斯坦布尔所关注的那样,更为了追求差异性。与欧洲本土的差异,构成了纪德更感兴趣的部分:

我这里提出的“差别”概念,乃是“美妙”和“希奇”之所系;这概念是如此重要,我觉得它是我来此地所获得的主要教训。

“差别”当然不只意味着不同,还需要诉诸“美妙”与“希奇”。在11月1日的日记中纪德谈及“最奇异的和最美丽的”两个词,进而声称:“我在这笔记中,总是拿这两个形容词合起来用,因为风景如果不是奇异的,就要使人想起欧洲某处的风景。”而纪德来非洲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观看在欧洲本土已经司空见惯了的风景。因此,当他在刚果所遇见的如果是“缺乏个性,没有个性化,不能达到一种差别”的风景,便感到“这很使我发愁”。而一旦极目所见是“更加奇异的,与我们的故乡无论何地毫无相似之处”的景致,纪德的眼睛便“舍不得离开了”。

这种对“差别”和“奇异”的追求,就一个孤独的作家,和一个心灵的探险者而言,当然是非洲之旅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殖民主义征服世界的历史过程中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对于殖民地的“异”的追求,在好奇与新鲜感的表象之下,也往往隐含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纪德对刚果“暗晦的神秘”的判断背后,或许也多少暗含着他自己可能也没有自觉到的某种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早已经在纪德旅行非洲之前的殖民主义时代就深深地镌刻在老牌殖民者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碑石上了。

而很多时候,纪德在非洲的所见所感都离“美妙”与“希奇”相去甚远。如他对土著跳舞仪式的观感:“再没有比这跳舞更无味更愚昧的了。”“月亮底下,这阴暗的仪式,似乎在举行什么魔鬼底密仪;我看了很久,如同在看地狱。”这也同样是纪德对刚果的某种真实的感受,甚至代表着纪德对非洲的更主导性的判断,正如下面一则日记中所写的那样:

又是那种广漠,那种无定形,那种迟疑,无决定,无计划,无组织——我在旅行初期便深深感觉到了,而那是这个国土之主要的特征。

《刚果之行》的认识价值,正隐含在纪德对法国殖民地这种不乏内在复杂性甚至矛盾性的判断之中。由此,纪德也以其弥足珍视的记录,为世界以及后人提供了难得的欧洲白人观察非洲殖民地的视角。

二

刚到非洲,纪德所生发的,往往是一些有想当然成分的主观性感怀,如7月27日的日记:“天宇很低。空气非常宁静与柔和。此地一切好像预许给人以幸福,快乐和遗忘的。”但随着纪德对刚果腹地的深入,这种“幸福,快乐和遗忘”的“预许”很快就破灭了。纪德终于发现,刚果的土地上不仅仅展开着奇异和美丽的风景,也不仅仅生活着温顺可爱的黑孩子,绝大部分殖民者治下的土地上都笼罩着愁云惨雾:

我们以往所过区域,只见着一些被践踏的人群,被凌虐的,被奴役的,一心所想没有超过最低级的生活。没有牧者的愁惨的人畜。

纪德终于发现“冈果恰好是我们的最贫穷的殖民地”;发现就在他抵达波达的前六天,当地的法国执行官为了惩罚拒绝迁居的当地土著(“因为不愿抛弃他们的耕作”)而屠杀了三十二个黑人;发现法国总督对于“波达近郊拜耶人的剿办”,前后剿杀老幼男女共一千人;发现殖民者的苛捐杂税令土著不堪忍受,以致“居民差不多都逃光了”;发现当地的法国“大专利公司”的强取豪夺的暴行简直令人发指……

《冈果旅行》由此表现出刚果之行在纪德思想历程中的重要性。也许纪德在非洲之旅伊始的确是抱着纯粹“为娱乐”的目的,但是一旦在旅途中看到不公,非正义,残暴、血腥的殖民统治,他的娱乐兴致起码是“被终止”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我们负起了对于他们的责任,我们没有权利逃脱这个责任。从此以后,一种悲欢占据了,我知道些事情,而不能置之不理。什么鬼怪驱我到非洲来呢?我来这地方寻觅什么物事呢?我本是安安静静的。现在我知道了;我应当说话了。

自今以前,我说我的话,都不管有人听没有人听;我都是为未来的人写作的,唯一地但愿著作能经久存在。

我要到后台去,到布景底后面去,看看那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即使是这东西是很难看的。我所猜疑的,我所要看的,正是这个“难看的東西”。

当纪德对黑非洲的殖民者的暴行以及殖民地人民的悲惨与不公看得多了之后,他终于开始“说话了”,他的笔触逐渐趋于“现实主义化”,感触也开始郁闷与不平。激发纪德的,是对法国殖民者的愤慨和对非洲土著的同情。揭露殖民者暴行的工作也一直持续到回国之后,既为自己的《刚果之行》做了大量的注释,引用了一些在旅行途中无法获得的殖民统治的材料,同时也把自己的关于殖民地的观感和政见诉诸公共舆论。于是,“我们将看到狂热的个人主义者、趣味高雅的唯美主义者安德烈·纪德先生整理材料和统计表,用信件和报道揭露丑闻,涉足政界和金融界,在议会挑起辩论,敦促政府进行调查。并非毫无成绩,公共舆论警觉了,殖民政府宣布租地契约将不再续签……”^①“他的《刚果纪行》(*Voyage au Congo*)本身即

① [法]克洛德·马丹:《纪德》,李建森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208页。

是对整个欧洲殖民政策的公诉状,他明知道他的书出版后会受攻击,但他顾不得这些,需要的话,他准备和一切恶势力斗争。”^①“由这一本旅闻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是不难想象的:纪德招致了无数的敌人,但同时也引起了大众的义愤与同情。如果有立一记程碑的需要,这可说第一次纪德其人与大众取得了联系。”^②《刚果之行》在备受非议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国乃至欧洲的热切关注,出版后连续印行达三十一版之多。^③

在《刚果之行》中对殖民主义进行抨击的同时,纪德也表达了对白种人的批判和对黑人的同情与赞美:“白种人愈无智识,他就愈觉得黑人是愚蠢的。”“同这些黑人对照起来,白人是何等猥琐。”在纪德即将离开刚果之前的日记中,写到几个来纪德这里的告状的黑人,希望纪德给他们留下一张字条,以防当地白人长官的报复。

他们相信,有我写的一张字就可以阻止人家害他们。……他们显然感激我替他们做的这一点点事情。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抓住我的手,紧紧握着,握了很久。他的眼睛满含了泪,嘴唇颤动着。这个不可以言语形容的感动,使我很难过。他一定也看出我是何等感动的,他的眼光露出感激神气,亲爱神气。这可怜人是何等悲哀,何等高贵,我愿拥抱他在两臂之内。

纪德对黑人的同情为《刚果之行》注入了越来越浓烈的情感底色。同时纪德也开始致力于探讨黑人贫困和悲惨的制度性原因。在为10月9日的日记所作的注释中,纪德写道:“人家把黑人说做懒惰的,无需要又无欲望的种族。但我宁愿相信,他们的奴隶地位以及极端的贫困乃是他们的‘无感底主因’。”“无感”一词在黄蓓的译本中被译成“麻木”^④,在刘煜的译本中被译成“冷漠之心”^⑤,郑超麟之外的两个译本的翻译有助于我们理解纪德感受到的黑人的“无感”,而纪德正是透过这种“无感”的表象挖掘到了由种族奴役和极端贫困所造成的这种“无感”状态的内在而深刻的根源。

而当一部分殖民者把黑人作为统治和掠夺对象甚至当做敌人来对待的时候,纪德更为崇奉的,是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郑超麟译成“约瑟·康拉”)对非洲以及黑人的态度:“约瑟·康拉在他的《黑暗之心》中说得很好:‘我们必须有异乎寻常的想象力,才能把这些人认做敌人。’”而由此看来,一些统治着非洲的殖民者,其想象力的确是太过非凡了。而在康拉德看来,“非洲人要比文明人高尚得多。在刚果河驾舟行驶的黑人与周围的环境协调契合,身心健康。与殖民者的苍白羸弱形成尖锐对照。显然,康拉德之所以在文明与原始的比较中左袒原始,这不只有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还有着深沉的对原始本身的切切实实的尊敬”^⑥。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纪德试图在非洲所发现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纪德把康

① 盛澄华:《纪德研究》,上海:森林出版社,1948年,第19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参见刘煜:《刚果之行·译者的话》,[法]纪德:《刚果之行》,刘煜、徐小亚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④ 《纪德文集》(游记卷),由权、朱静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⑤ [法]纪德:《刚果之行》,刘煜、徐小亚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3页。

⑥ 赵启光:《青春——康拉德小说选》译本序,康拉德:《青春——康拉德小说选》,方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拉德看成是自己的可尊敬的先行者。赵景深在1929年《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章《康拉特的后继者纪德》就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在介绍纪德的《刚果旅行记》一书的时候,称纪德能“从丑恶中看出美丽”,并将他的小说归类到“康拉德异国情调小说类”中。^①在非洲的书写和探险方面,康拉德(1857—1924)的确称得上是纪德的先驱者,这部《刚果之行》也堪称是纪德向文学前辈致敬的方式。他在《冈果旅行》的扉页上题的正是“献给约瑟康拉之灵”,尽管康拉德最早抵达非洲(1890年)比起纪德不过早了几年而已。在《冈果旅行》8月9日的注释中,纪德这样评价康拉德同样以非洲刚果为背景的名著《黑暗之心》:“这本值得赞美的书,至今还是深合于真实的,我能亲身证实,我将常常征引书中文句,他的描写没有丝毫过火,都是无情地恰合事实。”《黑暗之心》中的主人公船长马洛正像纪德走的路线一样,驾船沿着刚果河进入非洲的腹地,一步步深入马洛所感受到的“太初的混沌”——黑暗的心。纪德在日记中还谈及康拉德的另一部作品:

有人责备约瑟·康拉,说他在《飓风》之中没有描写大风暴最猛烈的情景。我却佩服他的叙述恰恰终止于最可怕的情景开始之处,引导读者至于好似不能更加恐怖的地步,而让他们自由想像其余的一切。

在纪德看来,这是一种“艺术爱好节(疑为‘撙节’之误——引按)而厌恶极端”的艺术观,堪称与纪德自己的艺术准则暗通款曲。

刚果之行对纪德的意义也体现在生命观的改变。在旅途之初,纪德还希望自己能维持一种和谐的生命状态:“重要的,乃是灵魂底冲动和肉体底顺从之间的这个平衡能维持下去。但愿我,即使渐渐老了时,仍能在内心保持和谐。”平衡与和谐,是纪德这一时期核心的生命观内容。但经历了对刚果的殖民黑暗的耳闻目睹,他的生命观遭遇了挑战。打破这种生命观的,是“介入”的意愿与方式。在《冈果旅行》的注释中,纪德这样谈到社会问题的不期而至:“我想不到这些令人烦闷的社会问题,即我此时模糊感到的我们与土人关系的问题,不久就缠住我,直至变成我此次旅行底主要兴趣,而且令我觉得我到这国土来,正为得研究这些问题,那时我尤其感觉不够资格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要去学习。”这种学习,就包括纪德回国后大量的调查和搜集材料的工作,并在《刚果之行》的大量注释中得到了一部分的体现。

刚果之旅也直接促成了纪德的后期思想的一度向左转,如40年代中国的纪德研究专家盛澄华所叙述的那样:“纪德在六十岁以后突然起了思想上的转变,这是三〇年代法国文坛上意见最惹人注目的事情。……而一九二七的《刚果纪行》与一九二八的《从察回来》(Le Retour du Chad,即《乍得归来》——引按)无疑是它更具体的觉醒。一生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对被压迫者寄予同情的纪德最终终于在共产主义中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这原是最自然的演进,他自己曾坦白地表示:‘从内心与精神上说,我自始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纪德被苏联邀为国宾去参加高尔基的葬礼,回来后他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其中他坦白地指出苏联值得颂扬的方面,但他也同样坦白地指出了不是这些颂扬所可抵消的种种方面:‘正统主义’,‘接受主义’,‘恐怖主义’。”“纪德一向为顽固的右倾主义所痛恨,至此他却又开罪了最

^① 赵景深:《现代文坛杂话》,《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9号。

执迷的左倾青年。但他自己却觉得很自然,他对人类幸福的理想并不因此而幻灭,而他依然忠于他自己的理想。”^①纪德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分分合合,一直是纪德研究界聚讼不断的话题。究其根源,自然要追溯到纪德的这次刚果之旅。

三

纪德对蝴蝶的爱好堪与纳博科夫媲美。刚果之行的纪德与二十四岁时到非洲旅行时的青年纪德一样,也随身携带了捕蝶网和标本箱。《冈果旅行》中的一个叙述线索就是纪德捕蝶的历程。“蝴蝶”也构成了本书的关键词之一,至少在《冈果旅行》的前半部分,“蝴蝶”的字眼经常出现:“我捕着了一些美丽的燕尾蝶,硫磺色夹有黑斑。”“蝴蝶多得很,种类也很繁复;但我只有一把无柄的网,最美丽的都放过了。”“在岸上,我追捕那黑底蓝斑的大蝴蝶。然后趁预备午饭的时间,我和二位同伴进入那紧靠乡村的森林。一些不知名的大蝴蝶,在我们脚步之前飞起来,用异样的姿劳(疑为‘姿态’之误——引按),在弯曲的小径上替我们引路,然后消失在葛藤交织之中,为我们的蝶网所不能及。”纪德沿途所遇见的各色各样的蝴蝶,既渲染了非洲的神秘和奇异,也为纪德的刚果之旅增加了浪漫色彩,是镶嵌在“暗晦的神秘”之边缘的鲜亮蕾丝花边。

但纪德的非洲捕蝶,也为一些后来的评论者诟病。爱伦堡就曾以嘲讽的口吻把纪德本人比喻为蝴蝶:“他就是一只巨大的夜里的蝴蝶,它具有那种能够迷惑内行的昆虫学家和拿着扑蝶网的男孩子的极其罕见的色彩。”^②笔者对纪德的非洲之旅最早的了解,是从中国现代诗人汪铭竹在1941年创作的一首诗那里获得的,诗的题目为《纪德与蝶》:

热情的细网,重又络住他彷徨的心,纪德
向非洲发掘新的食粮去,蓦地像
春天往他身上扑来,于是开始了蝶的猎狩

他说:这是一种青年时的计划,在老年时
才实现。向往着这簇新的世界,已经
二十年,或许三十年了,仿佛一支隐秘的梦。

非洲诚然是块迷人的土地;有绿色大蛇,
有羚羊,有庞大的纸草田,灰色蜥蜴与大白鹭,
古代白蚁居室,如座圆圆的矮山丘。

木棉树,旅人树,棕榈树,像象耳般大的

① 盛澄华:《纪德研究》,上海:森林出版社,1948年,第201—203页。

② [俄]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秦顺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巨大的羊齿类寄生；鳄鱼身上，是多好的
美的斑纹，野火烧过的荒野上，有狮子来往。

魔鬼一般的孩子们，头顶上插着一翎大羽毛，
美的上肢之女人，髌骨上响起金灿灿的铜环；
并以棕榈纤维编成短短的裙。此外，还有文面的土人。

凌压在这一切奇异之上的，非洲更是蝶之王国；
大的燕尾蝶，蔚蓝色，珍珠色，硫磺色嵌着
黑的斑点，有的翼背上更闪烁金光……

但不久纪德的坏时辰到来了，他的热心
照射了非洲的空间，他闯入后台，扯开了
炫目的布景，在那里他目击了丑陋与可耻。

孩子们赤裸着上身，没一片布。生疥疮，生癣，
生痢痢，象皮症，瞌睡病，像播种落在
每个人身上。死亡牵起手，拜访着家家。

全像没有牧者的愁惨的人畜呀，女人在
雨淋下漏夜给修着汽车路。割树胶者
已是被榨干的橘，剩下了空的皮壳。

太重的徭役，土人全都逃往荆棘中去了，
如一只只被猎逐的野兽。部落抛下了，乡村
抛下了，自然更顾不了家庭与耕种。

一举眼，荒芜的田成了一片柴草。蛰伏在
向无人居的洞穴中，以草根果腹。在荆棘中，真理有
何等昂贵之代价呀，一个土人头目如是说。

于是从憧憬之高塔跌下了，纪德深深诅咒
自己着了魔。眼光失却了新奇的感觉，忘了蝶，
忘了长柄的捕蝶网；终于他冲出谎言的黑屋。

这首诗基本上描述的是纪德在《刚果之行》中的经历，准确地把握了纪德的心路历程，还原了纪德《刚果之行》中的主要细节，并别出心裁地寻找到一个聚焦点——蝴蝶，状写了纪德从热